



明中期官府漆器兩題

■ 周少華

明代，漆器造作發達、成就卓著，這已是學界共識。綜合的介紹、專題的討論已經頗多，但其間涉及中期（正統、景泰、天順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，1436-1521）的內容卻往往很少。主要因為海內外沒有發現明中期的官款漆器，對此時官府的漆器造作，學界一直深感困惑，多不作樂觀的估計。不過，若仔細檢核當年的官私記錄，就能發現，以往的觀點多少有些誤會。當時的官府漆作中，起碼朱紅和朱紅戩金器的生產仍很興盛。雖然螺鈿等品種的造作情形尚且難以判斷，但就供用而言，一定另有途徑。

朱紅、戛金器的造作與可能的面貌

在明代的宮廷日用漆器之中，朱紅器（圖1）和朱紅戛金器使用頻頻、角色重要，原則上，兩類漆器每年都要新造進用。戛金器規格更高，按官員的說法，它系「常御」。¹依今天的認識，當年承擔這些漆器造作的主要官署，包括外廷的工部和內府的御用監、內官監。

一、兩京工部的造作與困境

與學者以前的推測不同，文獻顯示，宣德朝（1426-1435）後，官府漆作並未有較長時間的停止。先說正統六年（1441）五月，「行在光祿寺奏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萬七千九百餘件，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，其金龍金鳳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饒州府造，朱紅膳盒等件令行在營繕所造。」營繕所是工部營繕清吏司的轄署，因其主造竹木器，所以朱紅膳盒的製作委派到了它的頭上。三處要造的器皿超過三十萬件，數量頗為巨大，可惜，未知瓷器、漆器各占幾何。同年十月的一次奏劾應該留意，由於「造九龍九鳳膳卓等器」屢受督催、皆未完工，工部和饒州府受到參奏。²此事距「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三十萬七千九百餘件」僅過了五個月，以這樣短的工期督催三十萬餘件瓷、漆，不合常理，這裡所說的與五月奏報的應非同宗造作，如此，它開始的時間又該比正統六年五月更早。實錄語言簡短，只說膳桌等器的傳造是為「宮殿新成」發起的。查對前後記載，可知此處的「宮殿」即奉天、華蓋、謹身三殿和乾清、坤寧二宮，它們在正統五年（1440）二月興工，落成於六年九月。「九龍九鳳膳卓等器」的傳造可能就在興工以後不久。有心人或許會留意到正統六年五月記錄中營繕所、光祿寺前冠以的「行在」，這牽涉到永樂（1403-1424）以後都城改遷的波折。而就在三殿二宮落成後



圖1 明 15~16世紀 朱漆菊花形盤 徑27.3，高3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ColBase國立文化財機構藏品統合檢索系統：https://colbase.nich.go.jp/collection_items/tnm/TH-144?locale=ja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9月20日。

不久的十一月，英宗（先後於1435-1449、1457-1464在位，年號分別為正統、天順）最終確定以今北京為京師，「行在」一詞隨之便停用了。

有數量可查的正統年間的另一次造辦規模較小，那是在地位已經變化的南京。十三年（1448）十月，因南京光祿寺的舊用毀於火，命南京工部為它再造「朱紅戛金龍鳳膳亭膳盒等器」一千六百有餘。（《明英宗實錄》卷171）根據南京的用量，或可想像北京的情況，那裡該只多不少。

此後的成化時代（1465-1487），官府漆器造作仍在開展，至遲到成化五年（1469）初，已經有過旨令，「成造上用九龍九鳳膳亭並朱紅戛金膳盒等器」，且因工部一時造辦不全，將任務分給了南京工部一半。工部後來請求減造的奏議中還稱，當初分半是依例奏准的，³即分派南京成造是個慣例。兩京工部分造的比例有過變化，到成化十二年（1476），規定歲造器皿一萬件，本部造七成，南京工部造三成（《正



圖2 明 朱瞻基行樂圖 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

德明會典》卷161），其中自然應不只漆器。

由之後的情形觀察，成化年間立下的定數恐怕執行未久便告失效。按《正德明會典》的記錄，弘治二年（1489），又「奏准添造器皿一萬二千件，本部八千四百件，南京工部三千六百件」。這似乎說的是一次的造作，但它列在「事例」之下，與它並舉的大多是規制的更革。嘉靖八年（1529），工部尚書劉麟（1475-1561）陳奏工役可緩數事，在修造器皿條中，引述如上弘治添造事後，接著說「近年以來常數之外，又立預借名色」（《清惠集》卷6，《明世宗實錄》卷98），那麼，這個「常數」就該是弘治二年增加到的一萬二千件了。看來，會典這則記錄的意思是此後每年的定數添至如許之多。因為宮廷用度不節、宗室繁衍日盛、官僚隊伍擴大，正統以降，官府的器用數量其實已極難用定數滿足。水漲船高，漆木器的造作更難有停歇，故而，此後關於節省用度的奏陳才會屢屢以祭桌、膳盒、朱紅漆器為言。⁴

對明代官府來說，朱紅、戩金漆器的造作長期是沉重的負擔。早在洪熙元年（1425）十一月，工官就因製造「御用朱紅戩金龍鳳膳亭等器」的物料不足，向即位不久的皇帝朱瞻基（1425-1435 在位，1426 改元宣德）建議在民間購辦。⁵ 成化七年（1471），朝臣又說，「光祿寺供應龍鳳等器」所用朱漆等物料，民辦艱苦，又取用加倍，請求一一驗視舊器，堪用者加料修理，確實不堪再行成造。（《明憲宗實錄》卷99）到弘治元年（1488），則專為修理光祿寺收貯的「上用戩金龍盒、各樣膳盒等件」，蓋造了器皿廠一所。（《萬曆大明會典》卷217）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，再依先前規定，命尚膳監將光祿寺呈進宮中的器皿照數查還，以免損失，當中也包括戩金朱紅漆器。（《明孝宗實錄》卷150）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言官奏請節省用度，又直陳「戩金朱紅等器成造實艱」。⁶ 成造艱難的原因當有多種，由相關文獻分析，用量龐大是，物料難辦是，戩金漆器材料高貴、工藝精細相信也是。

在明代，戧金漆器頻頻服務宮廷的日用和儀典，中期的文獻又提示，它們還能充當皇陵祭器。正統十二年（1447），朝廷命修長陵、獻陵、景陵所用器皿兩千餘件，其中就有「戧金龍壺」。（《明英宗實錄》卷157）情況更明晰的是正統、景泰之際的一宗造作，因瓦剌長驅進犯，擾動京師，長、獻、景三陵祭器又多被焚毀，工部奉命補造，包含「朱紅漆戧金一千九十事」，幾乎占到總數的七成。（《明英宗實錄》卷199）戧金漆器用作祭器雖然在典章中不見明文，但從明初的定制中仍可窺見一點線索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確定孝慈高皇后神主制式時，就規定座的四面、主龕三面都要戧金，只是它髹塗黑漆。（《明太祖實錄》卷148）

除了朱紅、朱紅戧金，宮廷日用中相信還有描金漆器。成化年間的奏疏顯示，南京工部承做過上用的描金膳盒。⁷1966年，江蘇蘇州虎丘鄉新莊明墓出土過一幅宮廷生活題材的長卷繪畫，卷前引首題「新年元宵行樂圖」，後附讚詞及序文，署款「成化二十一年仲冬吉日」，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。不少專家相信它出自宮廷畫師之手，內容即為明憲宗成化皇帝（1464-1487在位）元宵行樂的活動。然而，也有學者考慮到墓葬狀況不明，又根據畫面表現特點，認為其作者、年代仍有商榷的餘地。⁸對於本文而言，可以一提的是畫面上出現了紅漆飾金的箱籠。儘管作品存疑，但它應多少反映了明人見聞中宮廷器用的面貌。順帶一說，北京故宮的〈朱瞻基行樂圖〉上，還表現過紅漆飾金的大屏風。（圖2）但是不能確定，這些畫作呈現的器用上，紋樣以哪種飾金工藝做出。

二、御用監、內官監的職權與作為

關於御用監、內官監的職掌，《明史》有過簡要的概括，但那可能是對前後情形的綜合

描述。明代內府監局的職掌變遷現在已經不易說清，御用監、內官監是否都自設立伊始即成造漆器，或何時開始承辦漆器，並沒有確定的結論。

陳晶先生在探討洪武、永樂朱漆戧金器時，提出洪武初期戧金漆器應由御用監主管造辦。⁹這也許屬實，但對其後的時代，尤其中期以降而言，從上文的縷述可知，兩京工部系統顯然也受倚重。至於御用監在明中期朱紅戧金等漆器造辦上的作為，文獻和實物中另外有跡可循。那時，御用監仍做漆器，可以肯定。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，錦衣衛指揮同知劉綱的家人代四川布政司解交生漆，不小心將水摻入漆中，而這生漆原本就是要送到御用監的。（《明憲宗實錄》卷270）對此監的造作，已知的材料不很直接，但足可做些合理的推測。

天順（1457-1464）間，襄王（朱瞻墉，1406-1478）欲得顯密佛像供奉，英宗皇帝遂令御用監成造了二十五軸，還令御用監太監藍忠等送到了這位叔父的府邸。（《明英宗實錄》卷317）佛像的軸頭是朱紅漆戧金的，想必也是在本監製作。與此番造作呼應的是現存的明代宮廷佛畫，如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（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）所藏景泰五年（1454）布施的三軸，左下各書「御用監太監尚義王勤等奉命提督監造」題記。但由公開的圖像來看，其軸頭似乎不及當年襄王獲贈的精緻。北京故宮藏有一面黑漆七弦琴，琴底龍池內，墨筆楷書三行：「大明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，奉旨命鴻臚寺左寺丞萬脛中、製琴人惠祥製於武英殿，命司禮監太監戴義、御用監太監劉孝、潘德督造」。¹⁰督造三人中又有御用監太監，而惠祥（約活動於十五世紀後半）在造琴次年（1499）升為中書舍人，「仍於御用監辦事」（《明孝宗實錄》卷146）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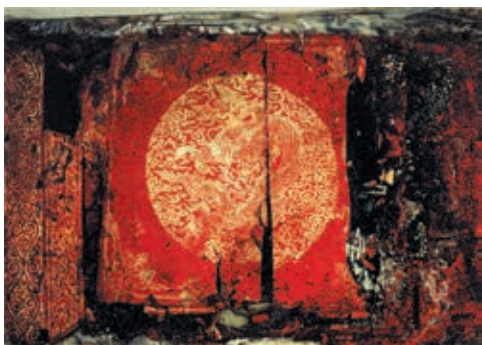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明 洪武至永樂 朱漆戩金雲龍紋木箱殘件 復原長56，寬56，高68公分 湖北鐘祥鄧靖王朱棟墓出土 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荊州市博物館、鐘祥市博物館編，《鄧靖王墓》，彩版8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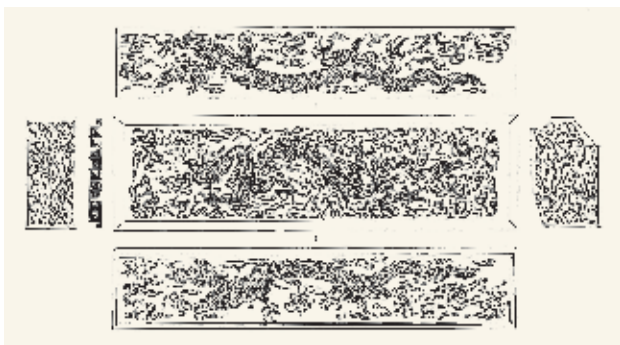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明 洪武至永樂 朱漆戩金雲龍紋木匣摹繪圖 原件長34.8，寬10，高7公分 湖北鐘祥鄧靖王朱棟墓出土 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荊州市博物館、鐘祥市博物館編著，《鄧靖王墓》，頁133，圖94。



圖5 明 永樂 朱漆戩金纏枝蓮八吉祥紋盞頂印盒 長11.59，寬11.59，高13.34公分 美國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collections.lacma.org/node/174987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1年10月8日。



圖6 明 永樂 朱漆戩金麒麟紋盞頂印盒 長19.7，寬19.7，高21.7公分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美術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collections.artsmia.org/art/33049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3月30日。

看來，他此前即已供職於此御用監了，可知，漆琴也應是御用監的一類作品，當然，它們的美術史意義有限。

內官監職掌廣泛，十作之中，至少有油漆、婚禮兩作切近工藝美術，並與漆作有關。正德時的會典已經明白記載，親王婚禮中的發冊禮物含渾金瀝粉雲鳳冊盃一個，其後王府供應器皿中有硃紅戩金的托盤二面、饅頭肉盤四個，想必就是由內官監的婚禮作成造的。南京內官監也成造漆器，正德朝的實錄中提到了那裡起

運的「龍鳳膳盒」。（《明武宗實錄》卷13）

三、前期遺存與中期的可能面貌

明代前中期，宮中使用的朱紅漆和朱紅漆戩金漆器定然極多，但時至今日，能夠被指實的作品遺存卻屈指可數。已經刊布的有幾件戩金器，時代還集中於前期的洪武（1368-1398）、永樂年間。魯荒王朱檀（1370-1390）墓、蜀獻王朱椿長子朱悅爌（1388-1409）墓的出土，及兩岸故宮等地的傳世經板，學界多已熟知。較新的考古收穫是湖北鐘祥鄧靖王朱棟墓的朱漆戩



圖7 明 永樂 朱漆戧金雲龍紋經盒 長40.6，寬12.7，高14公分
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60870> (Public Domain)，
檢索日期：2021年10月19日。



圖8 明 洪武 朱漆戧金雲龍紋木箱正正面摹繪圖 原件山東鄒城
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取自山東博物館、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
編，《魯荒王墓（上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4，頁97，
圖75-1。

金雲龍紋木箱（圖3）和長方插蓋木匣各一。¹¹（圖4）據考古報告，出土時，木箱已經朽，拼對復原後，呈方形、盞頂，兩側對稱裝置橋形把手。中間放置冕冠、皮弁、金玉組佩和玉帶，插蓋匣亦在箱內，位於左側，裝有玉圭兩件。朱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四子，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五月出生，二十四年（1391）四月即冊封郢王，永樂六年（1408）六月，他年滿二十歲時，才赴安陸就藩，十二年（1414）十一月去世，享年僅二十七。由明代儀典和朱

棟生平推考，朱漆戧金箱、匣應是洪武末年至永樂初期的作品，它們與朱檀墓的發現自然都脫胎於官府規制。

依作者目前的檢索，傳世的明前期官府朱紅戧金漆器另有三件印盒和兩件經盒，時代大約都屬永樂（1403-1424）。印盒中，兩件分藏美國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（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）和明尼阿波利斯美術館（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），另一件見於佳士得（Christie's）2008年香港拍賣。¹²由發布的圖像觀察，都作盞頂，鎖葉鑿刻相同的蓮花紋樣，主題裝飾有別，第一件為纏枝蓮八吉祥（圖5），後兩件為跪坐的麒麟。（圖6）據信，它們都是為聯絡藏區製作的。經盒之中，一件藏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（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），一件見於佳士得2015年香港拍賣。¹³圖像顯示，兩件都作扣合式蓋，前者裝飾雲龍，鎖葉鑿刻複雜的蓮瓣和升龍紋（圖7），後者的紋樣是蓮托八吉祥，鎖葉則與上述三件印盒相同。幾件漆盒的功用都直接或間接與宗教有關，這使人記起後來英宗皇帝令御用監為襄王製作的顯密佛像。這類作品切近皇室需求，當年應非大量造辦，因此，相信它們也產在御用監。

在披露過圖像的明前期朱紅戧金漆器中，裝飾雲龍的已有七件，即朱檀墓的盞頂箱、兩件長方插蓋匣，朱悅懌墓的長方扣蓋盒，朱棟墓的漆箱、匣和大都會博物館的經盒，似已可做些排比分析。可惜，作者未有目驗經歷，僅能藉由發表的圖像，稍做解說。兩箱的主要裝飾都是團形雲龍，細較之下，其間仍有差異。較明顯的是，朱棟墓的龍頸緊貼軀體，整體偏於緊張拘束，而朱檀墓的則頸、軀分離，形象更為從容端嚴。（圖8）這種區別亦體現在朱檀



圖9 明 洪武 朱漆戩金雲龍紋木匣 長36，寬11，高7.2公分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取自山東博物館、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，《魯荒王墓（下）》，圖版100。



圖10 明 宣德 剔紅雲龍紋圓盒 徑19.8，高8.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



圖11 明 15世紀 剔紅雲龍圓盒 口徑32.2，高9.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漆000559

墓的長方匣（圖9）與朱悅懌墓長方盒、大都會經盒龍紋之間，經盒另有一處特殊，它側面的行龍在戲火珠。朱檀墓與朱棟墓的長方匣尺寸接近、形制相同，然龍紋也有區別，以插蓋所見為例，朱檀墓的龍首前伸，四肢前後開張，

於雲端奔走，而朱棟墓的龍首下探，像在俯視，後方一肢上翻。紋樣的差異表明，洪武時確立的官樣龍紋後來經歷了一些調整，當然，這些調整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改變，另外，官樣的規制似乎並不十分刻板，執行過程中其實允許適

當程度的變通。官樣龍紋是個廣泛行用的體系，既見於戧金器，又用在雕漆（圖 10、11）、瓷器和織繡，在不同門類上細節有別，但風神相通。如歷來備受關注的官窯瓷器，明中期數朝當中，成化、弘治（1488-1505）、正德（1506-1521）時期的面貌頗為清晰，正統（1436-1449）、景泰（1450-1457）、天順年間的也逐漸得到揭示，其上的龍紋還有很大部分在遵循洪武、永樂時代定立的範式，細微的不同沒有從根本上改換

這批器物的風貌。（圖 12）

除了龍，上引中期的文獻還幾次說到戧金漆器的紋樣有鳳。已知的明代前中期官方漆器裡，裝飾鳳紋的大約只有幾件永樂朝的剔紅盞托（圖 13、14），與永樂、宣德官窯瓷器（圖 15～18）對比之下能夠發現，其鳳紋亦出自官樣，尾羽的兩種形式則源於兩鳥本身品種的不同。中期的鳳紋官窯瓷器傳世、出土的披露了不少，其上的鳳紋大體上仍然延續著前期



圖12-1（左）明 正統至天順 青花雲龍紋盤 2014年景德鎮御窯遺址珠山北麓出土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、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明代正統景泰天順御窯瓷器——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9，頁115。

圖12-2（右）明 弘治 綠彩雲龍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9648



圖13（左）明 永樂 剔紅雲鳳紋葵瓣式盞托 口徑9.7，盤徑16.9，足徑8.4，高9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

圖14（右）明 永樂 剔紅鳳穿花紋葵瓣式盞托 口徑9.5，盤徑16.5，足徑8.3，高7.6公分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40220?where=China&ft=lacquer&offset=240&rpp=40&pos=267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3月9日。



圖15 明 永樂 青花穿蓮鳳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0759



圖16 明 宣德 青花團雲鳳紋葵花式洗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



圖17 明 宣德 青花穿花鳳凰紋高足盅 a.立面之一 b.立面之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9790



圖18 明 宣德 青花龍鳳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6778

的官樣造型。（圖 19）江西南昌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寧靖王夫人吳氏墓是明代宗室墓葬的重要考古發現，墓主身穿的鞠衣和裙上的鳳紋顯然也從屬於官樣體系。¹⁴它們都在提示，明初制定的官樣到中期仍然保持相當程度的穩定。

以上超逾本文主題時代和門類的敘述是爲了說明，明代中期的官府造作相信還是秉承著明初以來的官樣制式。迄今，推斷作於正統至正德年間的官府朱紅漆器、朱紅戛金漆器未聞披露，對學人來說，這實在難免遺憾。不過，依靠如上所述的明代前中期工藝美術遺存，仍

多少能夠想見明中期官府朱紅戩金漆器「龍鳳」、「九龍九鳳」等裝飾的面貌。

實物的稀缺在很大程度上緣於漆木的易腐難存，這令大量作品在後世歸於銷滅。而文獻還在提示，當年宮中的消耗已很嚴重，「蓋緣禁御之中，難於點視，飲膳所到，逼近尊嚴，食器俱留者有之，燒毀折裂者有之，由是金珠布漆化為灰燼，公侯監署得藏禁器」（《清惠集》卷6），無窮的耗費又迫使官府開展新的造作，惡性循環將朝廷拖向取之無度、用之無節的深淵。

螺鈿器的供用及成化款漆盒的疑問

因為藏品頗豐，日本學者對中國螺鈿漆器研究做出了很大貢獻，此前，西岡康宏（Nashioka Yisuihiro）先生的雄文還被譯介到中國。這份分期研究堪稱紮實詳盡，但文中面對明代前期（指永樂至成化年間，1403-1487）是否存在官府製

作的問題，仍無奈地表示尚無法確定。¹⁵ 而即使官府造作真的萎靡，宮廷也另有獲取螺鈿漆器的途徑。

一、供用來源的幾種可能

按照曹昭（活躍於元末明初）、王佐（主要活動於十五世紀上中葉）所說，宋元以來，江西廬陵盛產螺鈿漆器，而日本藏品的刻銘已經證實此言不虛。王佐在《新增格古要論》中的補充學界早耳熟能詳：「今吉安各縣舊家，藏有螺鈿床、椅、屏風，人物細妙可愛，照人可愛。諸大家新作果盒、簡牌、胡椅，亦不減其舊者，蓋自作故也。」其書增補於景泰七年（1456），付梓在天順三年（1459），故所謂諸大家新作也該包括相近時期的產品。書中說的「各縣舊家所藏」應屬舊作，其人物圖案「細妙可愛」，後續又稱「諸大家新作」「亦不減其舊」，則這些新作亦應常飾人物圖案，面貌同樣細妙可愛。螺鈿漆器能夠這般精妙，當時的權



圖19-1（左）明 成化 青花雲龍鳳紋盤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、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明代成化御窯瓷器——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藏傳世瓷器對比》，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，2016，頁77。

圖19-2（右）明 成化 青花穿花鳳凰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8403



圖21 明 15世紀 黑漆螺鈿人物花鳥紋僧衣箱 a.側面之一 b.側面之二 長56，寬54.7，高46公分 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clevelandart.org/art/1975.10> (CC0)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3月30日。



圖20 明 15世紀前半 黑漆螺鈿人物花鳥紋撞盒蓋面 長20.6，寬20.6，高16.5公分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官網：<https://www.metmuseum.org/art/collection/search/40258> (Public Domain)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3月9日。



圖22 明 15~16世紀 黑漆螺鈿樓閣人物座屏 寬86，高85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ColBase國立文化財機構藏品統合檢索系統：https://colbase.nich.go.jp/collection_items/tnm/TH-465?locale=ja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3月9日。

貴豪門樂於大量置辦。錢寧（?-1521）在正德時一度勢焰熏天、風光無限，他後來被籍沒的貨財中，據說有螺鈿屏風五十座。¹⁶ 佞倖府中既有如此積累，宮苑之內沒有相當數量的螺鈿漆器，就很難說得過去。如今，明代螺鈿漆器已披露

很多，時代大約在前中期的也有不少，幾件恰好裝飾人物圖案（圖 20～22），有的更隱約體現出明初官府雕漆裝飾的影響。¹⁷ 理應提請注意的是，對於宮廷來說，螺鈿裝飾中的人物主題，特別是像圖 22 這樣呈現強烈世俗傾向的，恐怕

很難為其接受。結合明中期宮廷繪畫藝術的發展來考慮，那些花鳥題材（圖23）可能更受歡迎。北宋以來，工藝美術的裝飾與繪畫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繫，今天，這已是很多學者的共識。西岡康宏早已指出，採用花、鳥設計為主紋樣，是永樂至成化前後螺鈿作品的一個特徵。北京故宮李久芳先生在明代雕漆的分期研究中還曾歸納說，明中期雕漆花卉題材的作品變化多樣。¹⁸當時的漆器裝飾為何會出現這種變化？花鳥畫的新成就是一個索解的方向。

宣德以降，可供宮廷取用的螺鈿漆器有些還來自日本、朝鮮。宣德八年（1433），日本進貢過「黑漆泥金灑金嵌螺甸花大小方圓箱盒並香壘等器皿」，景泰四年（1453）底，日本又遣使來朝，貢物中也有「漆器皿」，或許也包括螺鈿器。（《明英宗實錄》卷236）在明中期諸帝之中，憲宗的藝術品味最為明顯，為後世津津樂道。成化十七年（1481），他向朝鮮來使

提出，「王國中所製所產器物可進御者，著為例，每歲貢獻於廷，用表王事上至意。各樣雕刻象牙等物件，務要加意造作，細膩小巧如法，毋得粗糲。」希望貢進的物件當中，包括「各樣黑漆螺甸大小盒兒三十個」。而到成化十九年（1483），朝鮮就遵旨送來了這樣的盒兒三十個。（朝鮮李朝《成宗實錄》卷136、卷157）

二、成化款漆盒的風格和疑問

已經刊布的明代螺鈿漆器中，帶有年款的本來為數寥寥，而有一件竟帶成化款。這件漆盒曾現身於1993年香港東方陶瓷學會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聯合舉辦的「2000 Years of Chinese Lacquer」（中國漆藝二千年）展覽，體量小巧，¹⁹底部有螺鈿年款「成化丁未時刻」，成化丁未為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。漆盒兩側各附金屬扣三個，盒蓋頂部裝飾波浪、高山、太陽、雲氣和梧桐樹葉，刻畫簡潔，卻饒有趣意，盒蓋側面為一段串枝花，盒身兩面是主題裝飾，一



圖23-1 明 15世紀 黑漆螺鈿柳禽圓盒 徑42.3，高7.7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西岡康宏、宮崎法子編，《世界美術大全集·東洋編·第8卷·明》，東京：小學館，1999，頁241，圖232。



圖23-2 明 15世紀 黑漆螺鈿花鳥圓盒 徑38.8，高9.9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ColBase國立文化財機構藏品統合檢索系統：https://colbase.nich.go.jp/collection_items/tnm/TH-366?locale=ja，檢索日期：2022年3月9日。



圖24 明 成化 a.黑漆螺鈿花鳥扁盒 b.蓋面、側面與年款 盒長9.8，寬4.1，高10.2公分 取自Hu,Shih-chang, Yip,Shing Yiu, Teo, Kheng Chong and Lam, Peter Y. K., 2000 *Years of Chinese Lacquer*, 174-175.



圖25 明 成化 鬥彩雞缸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5192

面表現花朵盛開的牡丹花下，兩隻小雞前後相隨，一面表現果實累累的葡萄樹下，一隻小雞、一隻小鴨似在取食，四隻小禽的形象惹人憐愛，兩幅畫面一派恬靜安詳的氣氛。（圖 24）

將體量、年款和裝飾結合起來觀察，這件螺鈿漆盒就容易引發一些思考，讓人憶起成化皇帝對朝鮮螺鈿漆盒等貢品「細膩小巧」的要求，也想到以秀雅小巧著稱的成化官窯鬥彩，聲明赫赫的雞缸杯還傳達出極其相近的裝飾格調。（圖 25）學者大多認為，鬥彩瓷器這樣的面貌源自成化皇帝的品味。既然如此，由這件漆盒引出的判斷似乎就應是，它即便並非宮廷的製作，也該是當時宮廷品味影響下的產物。但就嚴肅的藝術史研究來說，這樣的子遺孤例似乎並不能支撐過多推論。畢竟款識相似的漆器目前僅此一件，別無再者，它是否可以作為成化螺鈿漆器的確證，仍然值得討論。²⁰ 這裡，姑且將它作為一份資料和一個疑問呈給讀者。此件漆盒真相如何，明中期螺鈿器情形怎樣，還要仰賴眾位學人廣泛查考，嚴謹論證，不懈探索。

尾語

對於工藝美術史的全貌，根據今天可見的文獻和實物，本也只能竭力逼近，無法徹底還原，何況，明中期官府漆器的實物還過於稀缺。作者又只是困守書齋的後生學子，對於多數作品實物，並無上手、目驗的經歷。故而本文無意也無力完滿呈現明中期官府漆器的具體面貌，即令是以上兩題中已經取得的認識，有的也不很具體，有的僅停留在推測。但在作者，終究敝帚自珍。倘若這些工作能在明中期漆作這團迷霧中撥開一條縫隙，展露背後的一點真相，啟發讀者的一些思考，那麼本文的意圖便達到了。

本文依託作者本科、碩士就讀期間之積累，於尚剛、陳彥姝兩位老師處受益良多，審查人對原稿提出了諸多寶貴意見，謹致謝忱！

作者為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博士研究生

註釋：

1. (明)劉麟，《清惠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1264，卷6，〈應詔陳言疏〉，頁376-381。
2. 以上兩事分見(明)孫繼宗監修，陳文、彭時總裁，《明英宗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，1962，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），卷79，〈正統六年五月己亥〉，頁1557-1558；卷84，〈正統六年十月丙戌〉，頁1678-1679。
3. (明)張懋監修，劉吉、徐溥、劉健總裁，《明憲宗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，1962，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），卷64，〈成化五年閏二月癸未〉，頁1307-1308。
4. 相關記錄參見(明)張懋監修，李東陽、焦芳、楊廷和總裁，《明孝宗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，1962，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），卷162，〈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〉，頁2917-2925；卷163，〈弘治十三年六月戊申〉，頁2963-2965；卷190，〈弘治十五年八月己酉〉，頁3503-3507。
5. 張輔監修，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等總裁，《明宣宗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，1962，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），卷11，〈洪熙元年十一月壬子〉，頁302-303。按明仁宗朱高熾（1378-1425）於永樂二十二年（1424）八月即位，次年（1425）改元洪熙，洪熙元年五月病重去世，六月太子朱瞻基嗣位，次年（1426）改元宣德，即後世所稱明宣宗。故工官言事時，雖紀元尚為洪熙，但在位者已是朱瞻基。
6. (明)徐光祚監修，費宏、石瑄、賈詠總裁，《明武宗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，1962，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影印），卷16，〈正德元年八月丙子〉，頁499-500。
7. (明)王恕，《王端毅奏議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427，卷6，〈論撥船事宜奏狀〉，頁566-567。
8. 此畫信息可參閱朱敏，〈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卷〉，收入中國國家博物館編，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·繪畫卷（風俗畫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32-33。相關研究綜述參見譚浩源，〈〈明憲宗元宵行樂圖〉貨郎形象再探〉，《美術與設計（南京藝術學院學報）》，2021年3期，頁88-95。承審查人見教，此畫是否為宮廷畫師手筆仍俟查考，不排除為晚明「蘇州片」作品。
9. 陳晶，〈探析明洪武永樂朱漆戲金器——兼談明墓出土黑漆戲金器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46期（2012.1），頁40-51。
10. 朱家潛、夏更起主編，《中國漆器全集·第5卷·明》（福州：福建美術出版社，1995），圖版48，圖版說明頁16。按此書圖版說明所錄漆琴墨書文字，中作「製琴人惠祥劉於武英殿」，「劉」字應係誤植，前言朱家潛，《明代漆器概述》（頁5，本文亦載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1996年3期，頁1-7、93-94）錄文作「製琴人惠祥製於武英殿」。又，鄭珉主編，《故宮古琴圖典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10，圖版19，頁114-117）所錄墨書文字，中作「製琴人惠祥斫製於武英殿」，多一「斫」字。未知孰是，此處暫從朱家潛前言錄文。
11.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荊州市博物館、鍾祥市博物館編著，《鄧靖王墓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6），頁105-134。
12. 明永樂金麒麟紋朱漆盞頂箱，詳見佳士得拍賣行官網 https://www.christies.com/lot/lot-an-exceptionally-rare-early-ming-qiangjin-decorated-cinnabar-5156910/?lid=3&sc_lang=zh（檢索日期：2022年7月20日）。
13. 明永樂朱漆戲金蓮托八吉祥紋藏經盒，詳見佳士得拍賣行官網 https://www.christies.com/lot/lot-a-rare-qiangjin-decorated-red-lacquered-rectangular-sutra-box-5901735/?lid=3&sc_lang=zh（檢索日期：2021年12月10日）。
14.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〈南昌明代寧靖王夫人吳氏墓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2003年2期，頁19-34。
15. 西岡康宏（Nashioka Yisuihiro）著，董丹譯，〈中國的螺鈿〉，《故宮學刊》，11輯（2014.5），頁289-332。
16. (明)王鑒、王禹聲撰，王永熙匯輯，《震澤先生別集》之《震澤長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據民國十年王季烈刻本），卷下，〈食貨〉，頁62-63。
17. 例如日本岡山美術館藏明（15-16世紀）黑漆螺鈿人物紋座屏，參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編，《中國的螺鈿——十四世紀から十七世紀を中心》（東京：東京國立博物館，1979），圖版86。
18. 李久芳，〈明代漆器的時代特徵及重要成就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1992年3期，頁3-10、25。
19. Shih-Chang Hu et al., *2000 Years of Chinese Lacquer: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jointly presented by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Art Gallery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* (Hong Kong: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Art Gallery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1993), 174-175.
20. 此處除教示警惕孤證問題外，審查人亦提醒注意，漆盒尺寸及側面金屬扣不免令人想到日本的「印籠」。至於「印籠」與漆盒的關係究竟如何，容待日後探究。